



名家档案

田震：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全国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长征文艺奖等。主要作品有《文风与文化担当》《穿透文字的是思想的力量》《信仰的高地》《天山的守望》《白桦林，在边疆》《天骄》《荷韵里的时光》《巴丹吉林的生命礼赞》《地图上的英雄记忆》等。

# 黔东纪行

田震

从贵州回到北京有些日子了。但许多美好过往都如同茶茗的回甘，醇厚在记忆里。夏日清凉中的火辣美味儿，溪水潺潺中的古韵美景，9天时间里，感受多彩贵州，山清水秀的魅力。

这次到贵州是专程参加在贵阳的大姨90岁生日宴。之前我曾几次到过贵州，其中有两次的到遵义方向，每次皆是因工作需要，并不熟悉。

此次到了贵阳，大姨邀约说：“你们难得有机会到贵阳来，大家一定要多玩儿几天。”本想在贵阳待上三五天，没想到大姨一家的盛情，独具特色的美食、美景吸引我们一再推迟返程的时间。于是，从贵阳美食街的一碗酸粉开始，我们行走在贵州的山水人文之中，品味着贵州的烟火人家和独特的自然风光。

## 镇远古镇

镇远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长江水系上游、贵州东南部，处于贵州高原东部武陵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地处湘黔两省的怀化、铜仁和黔东南三地区域之交汇处。

从贵阳到古镇我们一行11人三台车，约好在出高速路口处会合出发。我乘坐的车是表姐小艇的闺蜜小敏开的，小芦在副驾驶，不停地回头给我们递着好吃的。从贵阳到镇远，路面平坦，车辆不多，虽是高速公路，但是遇到下雨，在大山雨雾中行驶，还是有点担心，看小敏开车技术真好，不急不躁，遇到会车干净利落。

镇远县的溇阳河畔，四周皆是山，河水蜿蜒，以S形穿城而过，北岸为旧府城，南岸为旧卫城。城内外古建筑、古民居、古码头数量颇多。据介绍镇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世界旅游基金组织称为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世界十大最佳旅游胜地之一。镇远古城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6.4℃。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秋温煦。

到镇远古镇走一走青石板路，千年的古镇记忆，便在这里铺展开来，沿河的吊脚楼、咖啡馆、非遗展品、民族服饰漂亮至极。廊亭

下，人们悠闲地下棋、纳凉。

夜晚的古镇，灯火璀璨，错落有致的吊脚楼，灯光映照在水面，波光粼粼，缓缓流动，如梦如幻。

清晨，清脆的鸟鸣唤醒人们。小芦已在露台泡茶，远望是碧水蓝天，小桥流水，眼前是茶香四溢，如此曼妙惬意。“这茶味道真好”，我赞，“是我们贵州的水好。”小芦说。“水好”这是我无数次听到的，这些天，也真切地感受着好山好水好风光。

## 下司古镇

黔东南确实很美，空气清新，充满绿色生机。

从镇远到凯里下司古镇，我们又遇到下雨天，开车的小敏稳妥自信地驾驶着方向盘，忽然她右手腕上戴着一个蓝色的、上面镶嵌着一朵兰花的手环，吸引了我的视线。

下司是清水江上游的古镇。有“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中国龙舟冠军之乡”之美誉，是全国农业旅游观光示范点之一，也是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

凯里下司酸汤鱼是黔东南州的名菜之一，扬名省内外。我们在下司古镇品美食，雨中漫步，看小桥流水，雨中赏景，雨水打湿了衣服，似乎觉得又是一种别致的惬意。我们走进古镇一处非遗产品展，见几个很时尚的年轻人正在聊着非遗产品的手工制作。看着精致、可爱的小饰品，我第一次有一种想选上两件心仪的手工制品的兴致。或许是小敏的手环给了我某种启示，或许是为了把雨中古镇的清幽美好遥寄收藏在时光里。

有时想，喜爱的东西不是价格高低能衡量的，而是一种遇见时的心情和给你的惊喜。

在下司古镇，酸汤鱼美味的味道，坐在江边品尝颇感惬意。而远处飞驰而过的高铁和巧遇一队划艇少年的训练，平添了这远山深处的幽静和生机。

## 铜仁梵净山

回到贵阳已是中午时分。

正是周末，大姨的儿子小文儿媳小华夫妻俩陪我们一行到铜仁小住了两天。小华娘

家就在铜仁江口梵净山下，这次我乘坐的车是小文小华开的。

梵净山位于铜仁市境内。主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是武陵山脉最高峰。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地球同纬度上原始森林植被保存完好的一颗绿色明珠。梵净山海拔2000米以上山峰20余座，峰岭纵横，地貌奇特，犹如一部浑然天成的地质史书，它保存与凸显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拥有全球独有的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等珍稀动植物。

从贵阳出发到铜仁的路上，小文小华介绍着沿途风光。“十里不同天”，路上又下起雨，我发现，小文的开车技术非常娴熟。小文边开车边略带遗憾地说，“如果不下雨，天气好，这一路风景看得更清晰，就更美了。”其实，我觉得雨中的山峦景致别有一番韵味。

车子穿过一个山体隧道，雨停了，远山一片翠绿，若隐若现的远山间有星点似的白色房子，冒着袅袅炊烟，我指着远山的人家说：“如果不是有高速公路，从这大山里走出来可真不容易啊。”这下勾起小文和小华的话题。小华说：“我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记得当时上大学时，从我家到贵阳要辗转两天时间，先坐长途车到玉屏，在中转地住一宿，第二天再坐火车到贵阳，那时还是绿皮火车，现在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开车也只要三四个小时就到了家。”

到达铜仁天已渐黑。小文小华的亲家也是铜仁江口人，侗族。我们刚下车，亲家早已预订了丰盛的侗族特色晚餐。掌灯时分，远山云雾游走在山巅，连绵的群山随着夕阳慢慢隐去，犹如熟睡进入梦乡。在这静谧的大山里，还没上梵净山，已是山中人。

有时候想，现代科技的发展，无人机的加持拍摄，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每个人都会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到美食、美景，这已不新奇了，但总觉得少了点味道，甚至有时有审美疲劳之感。其实，只有身临其境，才能闻到花香，听到鸟鸣，看到云雾在山中行走

时的曼妙，还有遇到属于你、打动你，能入你眼的特别景致。

到梵净山正赶上下雨，小华准备周全，为我们买好雨衣与鞋套。乘缆车到登山起点，我们一行6人，顺着上山木栈道走了数百台阶。

雨下大了，在山下等我们的小文小华接上我们进了一家他们熟悉的酸粉店，于是，我们每人点了一大碗酸粉，五颜六色的汤料小某尽其所选，酸辣香味飘进味蕾，看着外面巨大的雨点揉进湍急的河流一路向东流。小华说：“我的家乡依山傍水，随处有好吃的酸粉，政府倡导发展林下经济，家乡越来越美丽。”“这山里的空气真好，听说这里把空气称为‘氧罐头’，看来这含氧量足以让人醉氧。”我随声赞许地说。

不知我们中的谁在小店里选了袋带壳的熟花生，见上面写着“铜仁”两个大字，我记住了这次雨中的酸粉，还有铜仁的花生。

清晨徜徉在大山深处，看山上的云雾从山腰飘移在群峰之中，那流动的美感难以言表。

忽然就想起那曾经出现在电视里的画面“多彩贵州”。如今的贵州这多彩里充盈着人间烟火的鲜美和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自然景观，早已有了四通八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山清水秀的“林下经济”前程能不好吗？

回来的途中，我们一行在遵义一个标有“美丽乡村一枝花”的地方下高速，小文小华早已预订好一家特色餐馆小憩午饭。

我不由得想起两次到遵义参观见学，仿佛就在昨天，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红色传奇故事依然那样清晰可见。90年过去了，如果前辈们能看到今天他们为之牺牲奋斗的土地上，百姓生活得这样便捷安宁，该有多欣慰，如果有如果，他们能健在享受着和平美好的新时代，又该有多好啊！

雨渐渐下着，小芦在沏着茶，金色茶汤流动在空中，形成一道金色流动的弧线，茶还没入口，沁香已入心。也是，经过这好山好水的过滤、洗礼，这茶的味道能不令人陶醉吗？

## 诗情流淌夜郎河

■ 邹德斌

我是乘坐高铁到夜郎的。

一同下车的乘客有20来位，老少男女，跟上车上的乘客大致相当。出了站，一路同行同得，他们有的来自桐梓县城，有的跟我一样来自遵义市区，还有来自本省城贵阳，甚至有一对中年夫妻是从北京治病回来。这让我有种湿漉漉的喜悦：所有的天涯迢迢瞬间都聚在眼前，如同遥远历史中的夜郎就在此刻的脚下——脚下，就是那个荒天迥地的神秘夜郎？

见我两眼疑惑，接站的梁光勇哈哈大笑，没错，在全国所有名叫夜郎的地方，只有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才是唯一以夜郎命名的行政区划——贵州省桐梓县夜郎镇。

光勇爽朗的笑声如暮光荡开晨雾。眼前一座大桥凌空飞架。桥下，河水蒸腾起袅袅烟岚，大群氤氲在一派春霭仙景里。光勇又如数家珍，这座自西向东跨越夜郎河的大桥，全长1120米，桥面至水面高差218米，是世界首创“贯入式大体积嵌岩拱座基础”大桥，它的主跨370米钢筋混凝土提篮式长拱，在同类型桥梁中跨度国内第一、世界第二。光勇兴致勃勃说，贵州享有“世界桥梁博物馆”美誉，夜郎河特大桥便是一个网红打卡点。说罢间，又一辆高铁从大桥上穿云破雾，飞驰而过。

乳白色的晨雾渐渐散去，沿着与夜郎河平行的公路溯流漫步，河风吹拂着两岸并行如砥的油菜、麦苗，鼓荡起阵阵金波碧浪。夜郎河清澈明净，三五成群的白鹅伸长脖子，“嘎嘎”高歌，麻鸭们则一个劲往秧苗子，在飘曳的水草里觅食。

河道两岸，由田坝、四坝、楠木坝、土地坝、龙塘坝五坝组成的夜郎坝，为唐贞观十六年(642)夜郎县治所，1300多年过去了，大屋土司衙门、狮子山夜郎县城遗址尚存，哪怕背负着被误读为“自大”的屈辱，这片土地仍倔强地从未改名更姓，仍岿然卓立于历史的烟云之中，千载如斯，亘古向前。

提及夜郎，不能不提到那个成语。其实历史的上游，因有《史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之述，方有夜郎侯“汉与吾孰大”之问。可正是这真诚的一问，换来的却是长达2000多年“自大”的嘲讽。

然而真正让夜郎名播宇内独标今日的，是夜郎国国圯于荒草榛莽时远谪而来的一位诗人。

唐至德二年(757)十月，那位诗人在千里之外的沔阳便因“从璘附逆”被流放黔北夜郎。

众所周知，那位诗人正是李白。

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李白始终是一枚颇具重量的惊叹号，无论他投向哪里，哪里都会激起千年不息的人文波涛，那波涛都会润溉千年的精神土壤。58岁的诗人在“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

放赦回”的满腹愁苦忧愤中踽踽西行，长达15个月。“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汉阙秦关纳乐，愿得风吹到夜郎”……查《李白全集》，那15个月，诗人直言及夜郎的诗作达32首。

“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这不仅是贬谪诗人的自我精神宽慰，你看他在流放夜郎期间，创作出30多首铭心刻骨的诗篇，锻淬出诗之金骨，足可见这日夜流淌的夜郎河，正是浇灌诗心的灵泉；这蓬勃深厚的夜郎坝，正是茁壮诗歌的沃土。

桃花映水，一坝清旷。这个仲春，流连夜郎河畔，在太白泉，太白亭，太白听莺处，太白拜月台等夜郎人纪念李白的众多物化遗迹里，我的思绪久伫泊于这片土地的心灵纵深，不愿自拔……

泰山不独大其大，毫毛不独小其小。此刻，滨水夜郎，我想，世界的大与小不都是人为的定义？那么“自大”一把，又有何妨？正如光勇笑言，夜郎不自大，谁会知道它？

抬眼展望，锦尖山溪流叠叠，如帘如幕，自苍崖翠壁间默然滚入夜郎河，流经夜郎坝，数十里波平汀缓，温煦良驯。灼灼桃花，映红云朵；粼粼水波，如吟平仄。富于包孕的这每一朵浪花，都有着渊奥的文化内涵和丰沛的生命精神，它匍匐于万物之下，含忍着“自大”的屈辱，千百年来却如脐带般一往情深地给流经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以润涸、滋养、浇灌。

流水潺潺去，春波荡漾回，生命的流衍里，安谧深沉的夜郎河早已汇成网，遍润万物。当年“自大”落落的夜郎，早已从闭塞的山区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发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这里寻幽访古，凭吊追怀；傍河而兴的千年集镇上，一家家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一个个快递点人来客往，尤其有着“中国一绝、世界独有”美誉的方竹笋，通过电商平台，走出大山，远销海外。光勇告诉我，镇里正依托深厚的文化资源，丰富的农特产品和渝贵高铁、正(安)习(水)高速夜郎(桐梓北)站等交通优势以及毗邻重庆的区位优势，倾力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发展度假旅游产业，打造夜郎文化创意园和人文旅游古镇。当年的“自大”焕发为今日的“志大”，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夜郎正在这片土地上守健积强，昂然崛起。

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从贵州省诗教先进单位夜郎中学飘来，与夜郎河的潺湲诗情并集，顺流远去。河畔，一位发髻高挽的女子双眸如韶秀河水，正弯腰给刚种下的菖菜浇水，这个水一样清柔的女子，她专注的神情如一位母亲在给自己的婴儿喂奶。

青山隐隐，碧波涓涓，来自历史深处的夜郎河，与身边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交织成逶迤无尽的诗行，一并容纳风云，吐露气象，吟向未来。

## 花灯飞扬

■ 许义阳

在没有繁重农活的时节，永旺场及周边的村寨寨里，自然而然地，就有花灯小调开始随风飘舞，特别过年前后那段时间，尤其热闹。只要走出家门，整个永旺场，仿佛都被沉浸在花灯的锣鼓响腔、丝弦小调里。

在思州故里，永旺场这个“花灯之乡”的名头，可不是自封的，而是由贵州省文旅厅公布的。永旺场上，无论大人细娃，都会舞花扇、唱花灯，打趣道白，更可以随口就来。每年农闲时，花灯龙灯狮子灯，就会伴着欢声笑语，徜徉在永旺场的村村寨寨。

在我的记忆里，永旺场最著名的花灯艺人，应该是田老摸。田老摸当然不是他的本名，只因他是个盲人，走路时手持一根拐杖，不停地在前面左右摸索探路，便被永旺场的人喊成了田老摸。我也是长大成年后，才知道田老摸的大名，叫田应喜。田老摸体态微胖，常年身穿一件土布长衫，虽是盲人，却对永旺场复杂的街巷烂熟于心，摸索前行之时，步履其实不算慢。

田老摸经常去大坪的易太平家唱花灯。易太平也是个残疾人，瘸了一条腿，走路不方便，人虽瘦，却臂力无穷，是铁业社的铁匠师傅。两人同病相怜，就常在一起唱花灯，也有花灯爱好者主动加入进去，有时候大家兴致起来后，你一出我一出地，便通宵达旦地唱，直到东方既白，方才尽兴散场。

田老摸眼睛虽然看不见，但一点儿都不会影响到他的言行。他的高光时刻，是20世纪50年代，他指导的永旺场花灯表演队，动员了许朝珍、伍凤英两名年轻姑娘上台唱花灯。在此之前，思州故里花灯戏中的主角，从来都是由男扮女装担任，两个女生正式登台唱花灯，这在思州故里花灯界，是开历史先河的大事。最终，由这两名姑娘参演的节目《人民公社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得以晋京汇报演出。这也是思州故里文艺界的高光时刻。

说起来，我的父亲其实也可以算一位资深花灯票友，而且打得一手好锣鼓，什么“鹰拍翅”“凤点头”“马咬牛”“牛撒蹄”“金钱吊葫芦”，无一不会。易太平家就在我家隔壁。父亲在辛苦劳作之余，有时便也跑到易太平家喝茶，自自然然地便参与进田老摸的团队，敲一阵锣鼓家伙，唱两段花灯道白，纾缓一下生活的压力。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墙上，还挂着一把月琴，老人家除了就得一手好锣鼓家伙外，其实也还会点弹拨拉扯丝弦的。

20世纪末，县里组织人员收集整理思州故民间文艺三套集成。县里的专家们专门到永旺场，基本就以田老摸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请他足足唱了半个月的花灯。唱了一辈子的花灯，一下子就成了艺术瑰宝，这当然就成了田老摸的又一个高光时刻，让老人骄傲了一阵子。

我手中有两本思州故里的花灯唱本，一本是蒲天义先生搜集整理的《许家坝土家花灯》，首篇《进场开财门》中，就有唱词道：“灯从唐朝起，灯从宋朝兴。”接着还有一句唱词：“李世民皇帝来登位，交与世上玩灯人。”不约而同的是，在另外一本寇源搜集整理的《思南民间花灯》里，首篇《说福事》中，也有“灯从徐元盛世起，戏从唐朝盛

世生。”推测“徐元”或是“隋场”之意。这两本花灯唱本的传唱地，一个在永旺场，一个在思林乡，两地间有几十公里的崇山峻岭相隔，却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思，这说明了，思州故里的花灯，一者是源远流长，二者是从中原传过来的表演艺术。

可以确凿考据的是，清代资深花灯票友，任职云南协台的思南人罗芳林，在清光绪年间告退还乡，便在家乡罗家坝搭了一个高高的舞台，把花灯演出搬上了正规的舞台，思南高台戏便由此而得名。这是思南花灯从不需要舞台的二人转，蝶变为舞台戏的升华。

2023年的夏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带着北大30来名师生，来思州故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专程前往永旺场两如楼参观。北大师生们对两如楼的藏书，特别是乡土文献特别感兴趣，认真翻阅、拍照、做笔记。永旺场是有名的花灯之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灯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号称“花灯王”的许朝正，年纪虽然大我许多，论辈分却是我侄子。县里和镇上，本来在其他地方专门为北大师生安排了一次许朝正的花灯节目，见唐院长一行对两如楼非常感兴趣，就索性将花灯班子请到两如楼，就在小院里跳了起来。我则在陪同唐院长观赏之时，特地翻出寇源的花灯唱本，以思南花灯唱词内容为例，向他重点介绍，在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贵州，在思南那浓郁的乌江流域文化。

花灯老艺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许多人都是只会唱灯不会记词。10多年前，我曾专程到其思林乡的家中做客，拜见寇源老先生。相谈甚欢之际，我向老先生建议，争取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唱了一辈子的花灯，整理出一本书来。这么一说，寇老先生就转身走进屋去，将其多年收集的花灯唱词拿了出来，让我极其震惊：小学生作业纸、香烟纸、食品包装纸、报纸的边角空白，各式各样的纸张，堆成了厚厚的一大垛，每张纸上都记载着一段花灯唱词。寇老先生说，这些都是自己平日里零零星星收集起来的：“不管是在做活路还是在睡炕席，哪思想起了哪思就赶忙记下来，就怕等会就忘记了。”

寇源在思南的一众花灯老艺人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人。因此，虽然无人要求或相助，但是寇源却有此文化自觉，主动收集整理花灯唱词。

令人欣慰的是，还是有极少数热爱花灯的年轻人。县里也在年轻人中评选出过十大花灯王子、十大花灯姑娘。我有一个本家兄弟，常年在外打拼，多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思州故里、宣传永旺场。在他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演唱的大量音乐作品中，都将思州故里的花灯元素融入其间，让人印象深刻。那些熟悉的花灯旋律，让我这样的游子，每每听得沉醉入迷——

“村村寨寨唱着花灯，男男女女情满山岗。”“看春天上的月亮，花灯在飞扬！”

艺术当然要创新，但其核心内涵还是不能丢。民间艺术，根在民间，这就是思州故里花灯的希望。我也当然有理由相信，每年回到老家过年，在永旺场上，在两如楼里，把盏浅酌之际，还能闻着那醇酒香，听听那些陈年的老腔。

27°黔標

娄山关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草书《明·王阳明 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 朱俊首

群峭会龙场，群峰四环绕。迢观有遗境，远览颇未给。寻溪涉深林，访壑下层限。东峰丛石秀，独往凌日夕。崖穹洞罗偃，苔骨径路涩。月照石门开，风飘客衣入。仰窥嵌窦玄，俯聆暗泉急。惬意恋清夜，会景忘旅色。熠熠若鹤翻，凄凄草虫泣。点咏怀沂朋，孔叹阻陈祥。踌躇且归休，毋使霜露及。

朱俊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行书专业委员会主任。

## 乌江源百里画廊

■ 韩中州

天气晴好，朋友老陈一大早就来电约我去乌江源百里画廊拍照。老陈在部队做过宣传干事，转业后安置到地质队工作，经常走南闯北，摄影似乎由爱好变成了他的专业。吃完早餐，我们驱车赶往目的地。

乌江源百里画廊的核心景区在黔西市南部化屋村的东风湖，乌江南源三岔河与北源六冲河在这里交汇后始称乌江。20世纪90年代建成东风水电站大坝，水位倒灌进两河源流几十公里，原来激流险滩的乌江，形成面积20平方千米、总库容10亿立方米的三叉湖景区。东风湖是乌江干流梯级开发的第一级水库。

乌蒙山脉东麓的威宁自治县盐仓镇营洞村的三口泉眼——石虹洞、花渔洞、黑鱼洞，是乌江一脉清流的源头。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是长江上游南源最大支流，横贯贵州中部及东北部，在重庆市涪陵城东汇入长江，全长1050公里。随着乌江干流陆续修建11座梯级水电站，形成高峡出平湖的壮阔美景。在千里乌江，随意截取一段峡谷都是百里画廊，而最雄奇绝美的就是乌江源百里画廊。

乌江源百里画廊最佳陆上观赏点在乌江干流鸭池河岸悬崖峭壁上一个叫化屋都里·化屋度假营地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俯瞰乌江南北源流及鸭池河汇流形成的峡谷画境；你可以在自己的帐篷里，慢慢地浏览山峡、江流、星空、日出、晚霞、云海随时光推移变幻的景色。从花都里到化屋村，是一条长约8公里，倾角60度，被称为“二十八道拐”的通村公路。在这条一个接一个下下坡加急转弯的道路上，我驾车小心翼翼地盘绕蛇形。汽车驶入笋子岩半山腰一个观景台，站在观景台放眼绝壁夹峙一江清流的绝美山水画卷，游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为眼前山水的气势所倾倒。

化屋村过去叫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这里群山阻隔，险流环绕，以前因重度石漠化被列为不宜居住之地，村民要靠手扒岩翻过悬崖峭壁出行。2009年，硬化的旅游公路通到化屋村，天赋异禀的化屋村，从此绿水绕青山，绿树村边合，绘就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化屋村是一个苗寨，成寨于清初，由于地理环境，聚居条件封闭，至今村民的語言、服饰、生活习俗仍保持浓郁的民族特色。节假日或夜色降临，游人可欣赏到多声部的苗族民歌、芦笙拳舞、打鼓拳舞等歌舞表演。近几年，化屋村依托乌江画廊和苗寨风情，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一江清流的生态旅游村。

步入化屋码头的同心广场，江对岸状若大鹏展翅的硕大崖壁迎面扑来，瞬间带我进入峡谷画廊的奇崛意境。这时一位北京口音的青年上前询问：“要乘船吗，还差两位”。赶早不如赶巧，我和老陈立即买票登船。上船后才知那位北京青年带着一家老小也是来游玩的。开船后，游客纷纷登上游船的顶层，老陈端着徕卡单反相机，进入“咔嚓模式”。

蓝天高远，白云垂落，船在两岸刀削斧劈的峡谷峭壁间穿行，清澄碧透的江水在船尾旋起一线雪白的浪花，凉爽的江风吹得人人心旌摇荡。人面娜生、天鹅戏水、红运天书、天蟠卧卧、灵猫戏凤、水西姑娘、返老还童……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岩崖壁画从眼前掠过，留下寓意深长的山水密码。从地质队退休的老陈，一边按动快门，一边摸着“贵普”话为同船的游客热情介绍乌江的地理人文。这些雄奇伟岸的绝壁形成于大约七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那时中国大地发生了地质学上称为“燕山运动”的地壳运动。

这次运动，在贵州造成了一条从西往东北走向的大裂谷，裂谷底部后来成就了一千多公里长的乌江河床。乌江奔流千里，不及长江黄河的气势，但一路呈现的峡谷清流和悬崖壁画，也有中国其他大江大河无法比拟的风景。游船从化屋基码头出发，游弋到鸭池河大桥折返，往返行程约1小时，20公里水路是千里乌江喀斯特高峡平湖风光最为经典的画廊，兼有三峡的雄奇与漓江的秀美，故有“山似三峡而水胜三峡，水似漓江而胜漓江”之说。游船到达鸭池河大桥下面的峡谷，仰望距水面434米高，主跨度800米，全长1450米的一座造型精美绝伦的红色斜拉桥，我仿佛听见一架硕大的“中国红”竖琴钢索紧绷、飞架时空，在弹奏千里乌江，峡谷耸峙大河奔流的壮阔交响。

乌江源百里画廊是高天的荣耀，大地的诗篇，是心灵的通道，黄金的口岸，引领我们一次次接续自然的清流，回归生命的本真。